

书生县令错断案

Appreciation on Peking Opera < Famen Temple >

京剧《法门寺》赵廉唱词赏析

□ 唐 墨

赵廉唱：（西皮慢板）

郾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，
 这几天在为人犯死里逃生。
 自幼儿在窗前习学孔圣，
 一心想占鳌头荣耀门庭。
 实指望作清官

（转二六）

高升一品，
 又谁知孙家庄起下祸根。
 孙玉姣卖风流在门前站定，
 引动了小傅朋起下淫心。
 假意儿丢玉镯以为媒证，
 又有个刘媒婆你老不正经！
 诬玉姣绣鞋儿在两下里勾引，
 小刘彪你竟敢讹诈书生！
 孙家庄一刀连伤二命，

将人头丢别家你移祸于人。
 刘公道当乡约常在衙门，
 为什么见人头你不打报呈？
 硃砂井匠人头暗害人命，
 最可叹宋国士他绝了后根。
 宋巧姣冤枉状将本县告定，
 千岁爷将本县我传到法门。
 限三天将人犯俱要拿问，
 这也是尔等命就不能脱身。
 见千岁典刑时休要怨恨，
 待本县我请高僧和高道，
 高搭了席棚，
 我超度尔的亡魂。
 明知道山有虎伤人性命，
 放大胆闯虎穴去见上人。

京剧《法门寺》又名《双姣奇缘》，内容讲述明代正德年间的一桩连环杀人命案，先被错判，后受害人鸣冤告状，经过复勘，查明真相，最后得以改判，颇似今天的推理小说和推理剧。不过，一般的推理剧，案情扑朔迷离，疑犯亦似真似假，真相不先透露，令观众颇费猜疑，直至最后方始大白。但是京剧《法门寺》好似传统的公案戏，将案件实情、罪犯行动明白叙述，展演于观众之前。郾坞县令赵廉，草率臆断，错判定案。太后到法门寺进香，受害人宋巧姣趁机鸣冤上告，太后飭令其随侍的太监刘瑾勘问，才查明实情，使凶犯正法，冤案昭雪。这和一般推理剧的写法是有所不同的。

剧中的郾坞县令赵廉是一个“自幼儿习学孔圣”，指望做清官“高升一品”的书生型官员。由于不谙复杂世情，又不作深入查勘，轻信案犯供词，草率判案，终致“将一桩人命案审问倒颠”。内侍刘瑾在明朝历史上是一个恃宠弄权，飞扬跋扈，贪婪搜括的坏太监，而在本戏里却接受了平民宋巧姣的鸣冤词状，责令赵廉复查命案，理清实情，依法明断，做了一桩大好事，未免有点黑色幽默。观众爱看这出大戏，也就在于其复杂的案情，又经错判，最后终于冤案昭雪。凶犯被正法，观众的正义感得到了满足。



根据一般推理小说或推理剧的模式，在结局时，总要通过办案或侦破人的口述，将案情向观众作全面剖析。《法门寺》也循着这样的戏路，由县令赵廉押解全部人犯到案，并对案情和人犯罪责进行结案性评判和交代，这就是赵廉的一大段唱词。

京剧中表述性的唱词，和其他地方戏曲一样，受说唱艺术如鼓词的影响，用词简明、叙事流畅，且带抒情性。《法门寺》中，赵廉这六段唱词，二十余句，条理清晰，层次分明，对凶案发生的起因以及案犯罪责的要害一一点出，即有说理，又有对案犯的训斥、埋怨和劝诫，充分借鉴和发挥了说唱艺术中长篇唱词的特色。

这段唱词在述说了赵廉自己的心情后，便转入述说案件的起因了：孙玉娇站在门前，引起了傅朋用玉镯来勾搭的行为。所谓“卖风流”、“起淫心”，完全符合这位重道学和礼教的县令的口吻；窥见了这一举动的刘媒婆出面向孙玉娇要了绣鞋，拟进一步撮合，绣鞋落入了其子刘彪之手，他竟想对傅朋讹诈，不料却误伤了玉娇的舅父母诸生和贾氏；于是“孙家庄一刀连伤二命”，凶案发生，并为了嫁祸于人，将被害人的人头抛入了乡约刘公道家的硃砂井内。刘公道害怕被牵涉，欲藏匿人头，却被宋国士之子、宋巧姣之弟宋兴撞见，刘竟杀人灭口，将宋兴推入井中。这就是“刘公道当乡约常在衙门”，“硃砂井匿人头暗害人命”和“宋国士他绝了后根”。赵廉未经详察，就凭着刘彪遗落在案发现场的一只绣鞋，将傅朋屈打成招。宋巧姣是傅朋的

未婚妻，在太后到法门寺进香时，亲自鸣冤告状。于是，“宋巧姣冤枉状将本县告定，千岁爷（指刘瑾）将本县传到法门，限三天将人犯俱要拿问”。

这段唱词除了晓谕案情和案犯罪责之外，还结合赵廉对人犯的指责、训诫，刻画出赵廉这个书生县令的鲜明性格。他在押解途中，对人犯并无当官的那种颐指气使、疾言厉色。这个受儒学熏染的，具有书生气的地方官，不但有点懵懂迂执，还仁慈宽厚。因此，对赴刑的人犯，他还曾劝慰说“这也是尔等命，就不能脱身。”并且说：“见千岁典刑时休要怨恨，待本县我请高僧和高道，高搭了席棚，我超度尔的亡魂。”还说：“明知道山有虎伤人性命，放大胆闯虎穴去见上人。”也许正是对赵廉这一书生型、仁厚迂腐的性格的生动刻画，使这个错判凶案、冤屈好人的县太爷，并没有受到观众的憎厌或嫉恨。相反对他受到刘瑾的调侃和欺压，观众多少还产生一点同情。在观众眼里，他显得可怜、可笑却又可气、可爱，成了戏中的一个主角，连剧名后也有叫《鄙坞县》的。

曾有人质疑，末一句“去见上人”中的“上人”，原是对“僧人”的代指和称呼，这里用来称上级是不妥的。但是，刘瑾是太监，对太监一般称“公公”，而不称“大人”。如将“上人”改作“大人”，也是不妥的。唱词里的“上人”意为“上级”，观众都能理解，也就不妨姑妄用之了。

《法门寺》赵廉的这段唱词在全剧，可称是起核心作用的。以前，我很爱听马连良演唱的这一长唱



段，真是达意抒情，明白流畅，韵味醇厚。如今的后起之秀鲜能达到这个水平。也有受了“戏改”的影响，将唱词作了删改的，导致案情叙述不全了。还有将“请高僧和高道”放到冤死的诸生贾氏身上的，就无利于对赵廉性格的刻画了，深以为憾。❧